

涼風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

-----永懷恩師本煥老和尚

釋印華

鵬城月冷，法樑棟折；天人啣悲，遽隕山斗！我的恩師本煥老和尚於四月二日，以一百零六歲高齡於深圳弘法寺安詳示寂。師乃當代高僧，於生死雖已了無罣礙，但作為弟子的我們，豈無“死生亦大矣，豈不痛哉”的哀鳴呢？

我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依止恩師，師為禪宗大德虛雲和尚衣鉢傳人，座下弟子盈庭。正是程門多俊彥，我卻智慮未周、學無成就，立雪有愧。及後因長期在台灣參學，錯失許多親炙機會，返澳定居後，由於法務繁忙，也甚少親接顏溫。偶爾從師兄弟間口耳相傳所描繪的師父，也多是“望之儼然”的氣象，令人又敬又畏。然而，這十多年來，每當我到弘法寺向恩師禮座時，恩師對我這個來自澳門的弟子卻充滿“即之也溫”的溫潤親切，令人憬然有所思，豁然有所悟。

或是漫步林間，或是聽雨僧廬，師的一言一行，處處皆透著禪機。記得有一次侍師散步，原只建議恩師在寺旁的山路附近走走，不料恩師杖履從容，拾級而上，信步於林間曲徑，竟也走了不太短的路程。途中我們雖沒有“莫聽穿林打葉聲，何妨吟嘯且徐行”的豪邁，卻有“閒觀物態皆生意，靜悟天機入窅冥”的洒落。恩師一路指點著滿山林木枝梢上抽長的新葉嫩芽，滿眼鵝黃嫩綠，映襯在藍天的背景上，真是一片生機蔥蘢，“這就是春天，這就是希望！”恩師反覆地讚嘆著，臉上散發著紅潤的光彩，那時部分山櫻與杜鵑都已次第開放，但恩師似乎並不怎麼留意那些繽紛的花紅，儘是眷顧著新綠的喜悅。然當回首眺望蜿蜒而上的盤山公路時，恩師看到那些焦急趕路的人們，及橫衝直撞的車輛，便發出一聲略顯惋惜的歎息，也許恩師覺得他們活得太匆忙，太沒有美感了，生活原是需要閒情的。

然而，恩師的美感世界，是宗教家式的深邃，是“一枝一葉總關情”的胸懷。這時恩師悠然地告訴我：“春夏秋冬，生老病死，循環無端，現在雖然是春天，但我已想到秋天的落葉了。”我當下默默無語，與恩師相視而笑，心中感動不已，一種生命的實感全然湧上。只覺得恩師這番話很美，蘊藏著生命的奧秘與形上的玄思。恩師對一草一木的榮枯，花開花謝，都深有所感，這與詞人“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”不同，它是更深刻、更厚重的。

這時一陣疾風吹來，有些涼意。恩師望了望遠方的天空，微笑道“涼風起天末”，我也沒大沒小地接下去“君子意如何”？恩師頭一側地看著我，不以為忤，又笑了說：“嗯，你似乎很懂我的心。”談笑間，滿是慈顏。禪機的奧妙，就在我們師徒的相視中，了然默會於心。

恩師最常教人的方法就是利用日常生活的機緣對人有所啟發，不以神怪來炫惑人。習鑿齒與謝安書云：“來此見釋道安，故是遠勝非常道士，師徒數百齋講不倦，無變化伎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，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群小之參差，而師徒肅肅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……”對南北朝高僧道安法師的讚語，移於恩師竟是若合符節。

恩師已逝，法聲歇響，且曰：“欲見音容雲萬里，想聆教誨月三更”